

重返长治

老土

重返长治，是缘于上次到长治，中途车辆出了点儿故障，抵达时已经很晚，错过了一场上党落子《对花枪》的演出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一个重返长治的由头而已。人生如戏，生命中的许多事情，谁又敢保证不会发生如戏一样的故事，谁又敢保证我不会因为更多原因而重返一次长治呢？

回来后，写了一篇随笔，文字里并没提及这个情节。那场戏是长治行程中的一个临时加项。山西朋友说：“凑巧有一场地方戏演出，初抵长治，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。”戏虽然没有看成，负责接待的朋友却把那场戏的入场券给了我们，每人一张留作纪念。

(一)

说到戏，让我想起早年山东农村的戏班子。农闲时节，大家凑到一起排练，走乡串镇、赶集赴会去演出，爷爷就是一个河北梆子剧团的角儿。而在我的童年和少年，戏曲却是个空白。那时孩子所接受的，大都是革命歌曲之类的熏陶。这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，至今，我对戏曲都持有某种偏见，觉得戏曲与青年无关。我无法理解大人在那些哼哼叽叽、拐弯抹角、拉着长音的腔调里，到底得到了什么。

去长治，认识了山西作家王芳。她对山西戏曲有很深的研究，并且成果丰硕。几年前，她就写过一本《天地间一场大戏》戏曲人物随笔集，最近又出版了一本《戏中山河》，在国内文学与戏曲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与她聊天，偶尔谈到了山西戏曲，这激起了我的兴致，便在网上淘来她的这两本书，又在网上搜出了上党落子《对花枪》的一个视频，看了一遍。

这戏全长140分钟，也是我此生从头到尾完整看完的一台戏，一台使我真正投入的戏。这么多年，我实在记不起，还有什么样的艺术作品，可以让自己如此崩溃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有生以来第一次，真正被艺术征服，彻底沦陷。

我无法用戏曲专业知识来评价这场戏，也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级别的演员，但我知道，这就是一场好戏。为此，我决定重返长治。

去长治前，我需要为自己补课。就像此时，我正在阅读王芳的《天地间一场大戏》。这是一个作家眼里的山西戏曲，也是她在经历人生沉浮的同时，不忘把自己置身戏

中，并在戏中重新获得对生命的认识。说到上党落子，她说：“上党是我的故乡，而落子，则是我真正要回归的灵魂家园——那腔、那调、那韵、那情，是治疗心头隐疾的良方。”

说是补课，也不过是标榜一下自己而已。且不说山西是我国戏曲大省，单是山西五大剧种之一的上党落子，它的诞生和演化过程，它的风格与特点，那些献身于上党落子的民间表演艺术家们，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，他们的辛酸与泪水、喜怒与哀愁，又岂是简单地补一补课，就能了解和掌握的呢！

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，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。重返长治，只是想让自己置身于长治的悠远、厚重、深沉之中。

我有时在思索，如此有生命力的上党落子，却用“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保护起来。无疑，保护起来，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，只是这种保护也让人心生悲凉。能够打动观众，能够被人们喜爱与接受，能够被大众所喜闻乐见，才是最大最有力的保护。

(二)

文化与艺术，需要自然、自由、宽松的土壤和环境。就像真正的作家，需要扎根生活，需要在自由而博大的生命体验中，产生对生命的思考。在这样的土壤里生发出来的文学作品，自然是最有生命力的。王芳就是被太行山水滋养起来的作家，她的作品正是那片大山与涛涛河水的映照。她的创作取材于家乡戏剧，这既是一种情怀，也是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，为家乡地方戏剧而呐喊。呐喊，是一种唤醒，是一种呼吁，更是一种记录。

在长治走一走，能够打动你的，能够真正触动灵魂的，当然远不止上党落子。太行山脉南北绵延八百里，既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，又是一条蕴藏着丰富历史宝藏的文化长廊。我们感谢太行山千百年来的护佑，因为她的神奇力量，才使得山西戏曲和众多古建都得到很好的传承与保护。

如今，很多年代久远的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东西，都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或者被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。但是，我觉得真正的保护是发扬与传承。再如山西的民间戏曲，只要它在百姓心中扎下了深深的根，还需要列入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名录吗？它会像太行山的松树一样，郁郁葱

葱，松涛阵阵。

一座座古寺里，跨越千年的壁画和雕塑艺术，能够让人美到想哭。世间凡是美的东西，多是柔性的，那些古代壁画和雕塑便是如此。

上次在长治，每天要游览七八个景点，是有了一些审美疲劳的。若再去长治，那应该是深度的、慢慢的、静静的，哪怕一两天只去一个地方。可以坐下来，一边喝茶，一边慢慢地聊，细细地审视与解读。就像那次住宿龙门客栈，一整晚窗帘是拉开的，可以看着太行山夜空的月亮，听着山涧泉水从身边舒缓地流淌。

记得许多古寺院，从大门进入院内，回头望时，大门处竟然会有一个大大的戏台。朋友介绍说，这些戏台多为清代建筑。山西人喜欢看戏，看戏是山西人的一种习俗。每逢庙会，人们簇拥着走进寺院，在院内空地上坐着或者站着，看台上演员的演出。看着看着，女人停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儿，男人也端着烟斗不动了，甚至，有的人已然沉浸剧情暗自泪流。

与戏台正对着的，是寺院的大殿，大殿大门敞开，殿内端坐着的佛像好像也在与众百姓一起看着戏台上的演出。一场戏，是演给众生，也是献给神明，是一种向神明深情的述说。

(三)

手里这张戏票，更像一张旧船票，它已经无法登上未来的客船。但是睹物思人，睹物忆事，它的价值还在，它是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。再去，我已是旧人，有这张旧戏票为证。

戏曲，就是一种文化的根脉，扎根在我们脚下土壤里，融入到人们灵魂深处。

我想，重返长治时，还可以一个人骑上一辆自行车，遇一古村落，随意推开一扇木门，在这家民居里住下来，当一回大山的主人，在大山的幽静里，围炉煮茶；遇一古寺，就让自己的生命来一次千年探幽寻古，与神明对话；遇到一场上党落子，就地坐下来，随着戏文游走一次泪转的人生。

在和潞城区作协主席李慧丽聊天中，我说起了自己看上党落子时的感受。她说：“欢迎你再来长治，我们陪你现场领略一次上党落子真正的魅力。”在网上观看，尚且哭得稀里哗啦，如果真的到了现场，不知自己会多么情不自禁。但对于这样

的邀请，我是真不想拒绝，生命需要不断地一次次被唤醒，一次次被打动，只有这样，你才会明白，自己不止是一个血肉之躯。

据说，在长治市屯留区，有不少“山东屯”，一村子都是山东人，不知在那里居住了几辈子了，却不改乡音，都说着一口地道山东话。可惜，上次去长治，没有机会去到屯留，在那里探访一下山东老乡。

山东的方言，各地差异很大，但我觉得，山东人说话普遍有着棒子的“硬”气，和大蒜的“冲”劲儿。而长治人说话则不然，他们说话的尾音是轻轻向上挑的，拉着一个弱弱的弯曲儿。为什么上党落子可以打动人，大概就是因为它太柔软，软到了人的心里，让听众的心也一起柔软起来。唱一出戏，就如同用长治的软语，和你拉一次家常，入情入理、生情并茂地讲了一个故事。

最有生命力的艺术大都具有柔软的特性。就像浊漳河水一样，渗透在太行山和华北大地。柔软的上党落子，扎根在上党广袤的土壤里，根本不需要什么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保护，除非你禁止它的存在，不然它就会像上党的花椒树一样，随处生长。花椒持久而柔软的麻香，亦如老白汾一样，酒体醇厚而绵柔，陶醉着一方生命。

它更像太行山上的崖柏，在石头面前彰显出柔韧和不屈的性格。我的家里，就有一个太行崖柏摆件，它飘逸而舒展，像风中的丝带，更像奔流的黄河，在弯曲中展现着一种坚定的方向感。

读《天地间一场大戏》，也更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感受。上党落子的唱腔，就是独特而柔软的“长治软语”，它特别注重吐字清晰与情感表达。所有行当在行腔时都是以真声为主，也就是大嗓，大嗓而非生硬的呐喊，它如平时说话一样唱着戏文。这样就极好地、准确地传递了感情，演绎了戏文。说是行腔“字正生硬，音调平直”，但我觉得它是柔软的，一点点潜入人的心扉，在人们心灵最柔软处会合，令人泪水不自觉地流淌出来。即便是一副铁骨，也会让你的肝肠一寸一寸地柔断。

重返长治，是我未来的一次行程安排。但我觉得，只要心中常念，实现这样一次出行，不会等得太久。去了长治，就是推开了山西这个剧院的大门。从长治开始，去看一场山西的大戏。上党落子，只不过是山西这场大戏的一个序曲而已。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会长治分会推荐)

